

在都市里生活久了，儿时的记忆又变得亲切起来。身处繁华与喧嚣，偶尔会在一片树荫下，在一个土里土气的乡村孩子身上，看到自己的童年时代。

所以，我这个在沙地乡村出生长大，见惯了庄稼、河沟与农舍，十八岁前除邻县外婆家以外没离开过启东的农家孩子，突然来到大上海，才知道世界原来真有那么大。更发现人间竟有这么多精美的点心小吃！于是特别羡慕在这里长大的孩子们，在最爱吃最该吃的时候，有这么多美味而精致的东西可以享用。

但在都市里生活久了，儿时的记忆又变得亲切起来。身处繁华与喧嚣，偶尔会在一片树荫下，在一个土里土气的乡村孩子身上，看到自己的童年时代。于是便回想起儿时故乡白天的阳光，夜晚的星空，屋顶上飘荡的炊烟，似乎一下子又回味到泥土的腥，绿叶的香，听到儿时伙伴的嬉闹与欢笑，还有穿行在乡间土路上的货郎的吆喝声。

那时候红烧肉的味道是可以飘出几里路的。

那时候，田边的空气中真能闻得见稻花的香，楝花的苦，麦花的甜。

那时候，每当闻到飘来的一股汽油味，听见汽车或拖拉机碾过沙石马路的卡卡声响，看见一股煤灰混合着机油气味的尘土扬起来，就知道离启东港不远了，也就是离热闹的、想象中的大上海不远啦。

因为父亲在启东港工作的缘故，儿时的我每年寒暑假都会去玩上十天半月。这个位于北新镇南1公里的港口，也是个江边小镇。与长江船运相关的几个机构：长江码头、旅客候船室、汽车站、货运公司、内河码头、煤石油站、旅馆、饭店、派出所、医务室、理发店、百货店等等，在马路两边依次排开，东西绵延三四里。再往西，就是造纸厂、农药厂等工业区。这就是我儿时所见到的最现代最繁华的地方了。

这个港口小镇的灵魂，就是往来于沪启之间的长江客船。轮船的到达和离去，就是这个小镇的脉搏。与平日里安静甚至冷清的情景相对照的，是船来船往的喧哗，人来车往的热闹，那条石子马路同时也是街道的上空，回响起上海话、启东沙地话、吕四话等南北口音，飘荡着混杂了汽油、烟煤、烹炒油锅、尘土和油汗的浓烈的气味，它一次次为那个乡村来的孩子掀起



本文作者，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。

传说中繁华都市的大幕一角，反反复复地渲染着大上海的光怪神奇。

四十年来，尽管我不时地回到老家，与亲友们团聚，也感受到故乡不断发生的种种变迁。但都市的生计，还是牵制了我对这片土地的更多了解。说来惭愧，要不是这几次有幸受邀回乡采风，就连具有千年历史的吕四渔港、鹤城古镇，还有滨海开发新区、独具特色的版画博物馆与蜡染馆，也不知何时能看一看，更不要说刚刚原样重建的“通海垦牧公司”旧址，还有按虚拟创意构筑的启唐城了。

在一片崭新的——没有历史的冲积沙地上，启唐城营造出盛唐时代的都市景观，同时引入沉浸式游园方式，当然是一种前卫的文化创意产业，也是启东人勇于弄潮的又一个当代案例。但启唐城里所呈现的唐都景观，所戏说的唐朝故事，配以后现代的声光效果，还有穿越式的换装游戏所引发的欢声笑语，如流光叠影，会不会让嬉笑中的我们，偶然间闪回到这样的场景：

千年之前的长江口。

晨曦中，刚刚露出水面的一片沙洲，一群海鸟在从容觅食。